

老梅竹相聚 桌回滿腔熱血

文/圖林宜芳



↑黃聰富沉著面對每一顆球，每球都是專業水準

老梅竹桌球賽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一點在清華大學新體桌球室開打，比11點，AB兩桌同時有比賽進行。有別於梅竹賽的緊張凝重氛圍，老梅竹讓來自各個年齡層的桌球隊校友們齊聚一堂，校友們切磋球藝，還沒上場的人在一旁加油、寒暄，場面溫馨熱絡。交大桌球隊的校友們從早上十點就在體育館一起練球，除了為比賽熱身，也和還在校的學弟妹們一起為大專盃等比賽做準備。

20多年沒打球 寶刀未老

桌球校友們的年齡層分布很廣，從畢業不久的98級到7字頭都大有人在，年紀最長的是電信66級的連聰富。「我20多年沒有打球了」，連聰富笑著說，這是他在退休之後第一次參加老梅竹，因為工作繁忙的

關係，他有20多年都沒有維持運動的習慣，直到退休後發現自己還是對桌球保有興趣，也剛好桌球隊有一些校友的活動邀約，才又開始打球。連聰富回憶，是桌球讓他又踏進了校園。

雖然從他賽前積極的熱身、搬動球桌擋住落地窗的反光等小動作，可以看出他對比賽仍有一定的緊張程度。但從他在球桌上的表現，完全看不出他有20餘年 完全沒有碰到



←黃清信在一旁觀戰。已經畢業20年的交大運管80級

桌球，在場上無論是旋球、抽球，都仍保有一定的水準，在第四局就結束了比賽，其中有一局只讓對手得了4分。

連聰富回憶大學時打球的種種，也細數校園環境的變化，「以前只有宿舍底下有球桌，還沒有體育館。來交大報到當天嚇一跳，從前門就可以看到後門」，畢業30年，在交大的大學生活仍歷歷在目。老梅竹讓校友們找到大學的點滴，也讓他們每年回學校團聚。

天阿！我已經畢業了20年

運管80級的黃清信在開車到學校的路上有感而發：「天阿！我已經畢業20年了耶。」這樣的驚呼聲在校友們之中不斷響起，在場的交大的校友人數非常多，即使畢業了20年，在11點的出賽名單中，黃清信仍只選擇坐在一旁觀戰。他解釋：「我跟他們說如果人不夠再派我上場，今天人非常夠，看來是要觀戰了。」

桌球隊的校友們從早上十點就到交大體育館先練球，除了為老梅竹熱身，也讓大家先聚一聚，關心還

在校的學弟妹近況如何以及大專盃等比賽的準備情形。交大桌球校友們有組成校友會，每年除了校友盃，還會有固定的聚會，大家打完球也會聚餐敘舊，感情非常好。

一張鬼牌開啟滿腔熱血

95級的葉仲琦是桌球隊目前的北部校友會會長，負責聯絡「北區」校友們關於比賽和聚會的訊息。黃清信



← 問的感情十分融洽。
葉仲琦在賽後調侃輸球的學弟，學長跟學弟

補充：「北區的範圍是從高雄以北」，他說完開懷大笑。葉仲琦也坦承，自從在某次聚會中抽中鬼牌之後，他已經連了兩任會長了。雖然臉上做出無奈的表情，但他從一進入桌球室就在人群中穿梭，安排出賽順序，校友們問到上屆校友盃的情況，他也都對答如流。可以看出他對桌球校友會的熱情與付出，不是一張鬼牌就能說明的。

「本來就跟附近幾屆的學長熟，大家一起打球，感情也會變好」葉仲琦

這樣解釋為何畢業後仍和桌球隊保持聯絡。至於被問到和梅竹賽感覺有沒有差，他大呼：「當然不一樣阿！」清大的出賽名單上有些是葉仲琦在梅竹賽時曾碰過的選手，但他們還沒有在老梅竹上交鋒過。與梅竹賽場地不同，觀眾、氣氛也不同，相較起來，老梅竹就是一場輕鬆的友誼賽。輸球之後，球員在場上一陣狂吼，接著立刻又回到隊伍裡和隊友談笑風生。球員們對比賽的專注不變，不同的是，畢業後再回到校園裡，觀眾殷切期待的沉重壓力不再，更能享受以球會友的快樂。

交大吃魚，去頭去尾

比賽最後一局結束後，交大在桌的桌球隊員鄭錫川興奮地為今天的比賽下了標題：「交大吃魚，去頭去尾」。除了開頭一局和結尾的兩局落敗之外，其餘八局皆是由交大獲勝，校友們聽了有趣的標題笑得合不攏嘴，拿著比賽記錄單合照。輸球的人懊惱地接受學長們的嘲笑，但也沒有人真的在意結局。

比賽結束後，清交兩校的校友們一起把場地復原，有人仍意猶未盡地在場上繼續抽球，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收拾好，在場邊聊天，討論等等要到誰的家裡聚一聚，老梅竹桌球賽在一片歡笑中，畫下了句點。友聲

↓ 不及梅竹賽緊張，但老梅竹選手們在場上仍是專注不減。

